遲長秋既建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基長世普天之下莫不欣躍　隋江總爲陳六宮謝表曰鸞篇啓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衽香飄霧縠嫺經艷粉無情拂鏡愁縈巧笑意臨牕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絶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柱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練戴

論　宋范曄皇后紀論曰周禮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順宮分霧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褒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宣述陰化修成內則秦弁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而婦制莫釐高祖帷箔不修孝文衽席無辨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及光武中興斷彫爲朴六宮稱號唯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明帝事遵先旨官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閤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災

臺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



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專其威任重道愈利深禍速身犯霧露父兄貪孩童以父其政抑明賢以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陘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乃陵夷大運淪亾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梁江淹宋建平王建太妃周氏行狀曰竊聞侯服之譽非黃冠所敷玉食之明寧阜衣所述諒畏褒虛美於君后被空名於鼎貴然昔有漢臣誄行晉史書德者亦云實而已焉太妃誕異離之正和函雲露之中氣凝米髮歲貢章笄年若乃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綸之工升降虔謙之儀柔靜嘉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帷閫聲播軒殿

儲宮

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禮記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　又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又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　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

學之謂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之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　貫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奉太子哉　春秋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堙澤靈王不從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卻後三年吾上賓于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以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也　又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堅決張良爲畫計曰願上愛愛金玉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讌年皆八十餘眉鬚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我今何從吾兒游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爲武帝　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娶於外家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　又曰孝成皇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遵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廣仁有書曰潁川弘農可

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服越言於長安街得之帝慈時明帝年十二在輦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爲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爲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爲賓友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爲四友於東宮號爲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閑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于膝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少聰惠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閤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帝更問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答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嘆

**詩**

梁劉孝威重光詩曰晨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衢置樽高堂懸鏡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載抑載揚何斯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王思媚儲后顧哉樂康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既既嘉穀重光儲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于四國覃于萬民　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七嗣漢世憁重明前星涵瑞采游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辯七經咸所精博聞強子政高才凌長卿禮尊逾屈已德盛益卑情仙氣貼鍾相儒道推桓榮延賢博望苑視膳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立侍玉笙智囊前殿笏端士

後垂纓九仙艮所重國海吏東傾班輸同舉乘甲觀齊蓬巖 魏卞蘭
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弘基躰八素之秘奥蹈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高論作敘權之麤詩越文章之常撿揚不學之妙辭蹈布衣之所難聞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覩懿德以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實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猗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宥無諫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風 晉温嶠侍臣箴曰勿謂其微覆簣成高勿謂其細巨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話言如絲而萬里來亨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齋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晏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傳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融或造謄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周王褒皇太子箴曰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歌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爲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游雷啓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嘗憙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繡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承相所以垂文深觀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底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艮繼體麗止離暉惟機天啓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遠夢春宮養德相榮獻書荀攸觀則元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廻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疹甘言鮮不爲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勿陰無棄必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

感天妓斯忌文昌着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閽寺隋戴
達皇太子箴曰無謂父子無間江玄掘蠱無謂兄弟無携倡優
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
廣仁姿朗雋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
天鞏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
追舊物東及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
塵輿言斷絶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巍巍魏皇基弈弈紫微
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篹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顏發翹
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屢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
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
華綬重采翠蓋垂旒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
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讜言必復
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耆
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剥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如
傷無昵親跼蹐嚴宮絶命禁闥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兒殁悲
疋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
咎徵紫房妾茲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撓槍叱掃元凶服毫
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貌孤於時暉服黎焉畢陳庭旅舊物
堂有故臣執亡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
都邑如隕慨矣寤嘆念我愍懷

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啓
塗銅池從殯葆鐸既行枚綍且引皇帝痛深感之闕奉哀七塋之有亡慨
含嗟乎崇正顧掩欷於承光式瞻元良永懷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
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維
毓位月紀襄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糟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昌我
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階詞典寧弘儲則庸嘉
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緑蓋來馭朱纓旂旗旖旎鸞鑣聲明守器宣華訪安

永福上涌驂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寔儀載肅至誠莫感還福空辭氛程
月志侵動年司素娥犯列青雲失滋中樞軫憂當戶陳詩楚藥致方秦豎
反轍高議虛演奇文徒說遠賓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緣嗚呼
哀哉軒帷高寂庭帳深陰鶴關晝掩鳥燈夜沉仍襲未改容饌如臨曖徽
儀而可慕摽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期麻衣請日辯域展圖楊龜
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摠旄挽之哀凄視風烟之騷瑟嗚呼哀哉飾塵
輅而南指轉旌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節於金蘇寄靈心於萬象
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涼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
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顧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
太子哀策文曰靈輅裁義龍驂駟步列翻前駈雲旗北偃皇帝哀繼明之
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
誄撰德於旌旅來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
景騰光睿哲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
綽居心溫恭成性修襟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稱德惠和齊聖括囊沉略包
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魚唱楊芬雲
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
物告徵祲診褰象星霣恒曜山頹朽壤威
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
衛徒警青華萎絕書幌空張談
筵罷設虛饋饌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
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延夙啓玄
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普遊漳水賓
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
呼哀哉背絳闕以遠祖轘青門而徐
轉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麥
修坂之威爽遡平原之悠緬驟蹀足以酸
嘶挽悽鎒而流泫嗚呼哀哉混
哀音於蕭籟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
陰及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
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
於容質嗚呼哀哉　梁武帝
立皇太子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禪舜讓
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
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皇能荷神器之重
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德行內敏威惠外宣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
爲皇太子庶百年勝業方流餘慶垂世後　梁沈約立太子

詔曰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嬪守器承祧乃宏挹群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仰副宗祏承奉鴻業開崇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霑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景祚唯新十年以永今月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魏文帝荅卞蘭教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昔賈誼爲漢文帝陳周成王爲太子以周公爲傅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太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禮義以道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爲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

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爲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爲師保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熙贊洪業增暉日月實爲光大也

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叡之絶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蒸蒸顯其德周旦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假稱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去聖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故棄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涵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遐爲辯於未言絶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此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曩然休著皆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於

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著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觀蓬萊世者
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欽仰忘已之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之
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若麟龍發足羣獸追蹤鸞鳳舉翼衆
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緒之屬忘愚懇之言謹觸冒上聞一
篇以擬狂狷之思　宋謝莊慶皇太子啟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殿
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抗法迁身英芽自遠樂以修中禮以治外三善克
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顯加元服對靈祇之望儔上庠之歡率天鑒世莫
不載躍　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離景承宸樞光陪極毓問東華
飛英上序樂正歌風司成頌德清明沖鏡温文在躬練日簡辰顯備元服
懋三王之教燭少陽之重　梁簡文帝謝爲皇太子表曰伏見詔書以臣
爲皇太子有命自天實驚物聽鴻名盛典爰萃庸薄勢舉千鈞方茲未重
高搏九萬比此非遥臣本凡敝實無取特以毓慶雲宵遐暉璿極鳴玉
內侍垣墀外蕃猶懼不任尚疑廢職況復監撫守從道著前經恭敬温文
出入宮闈參預朝政端委庶務坐而論之起而行之豈直問安寢門視膳天幄
察陳奏之　示嚴警之
侍蠻輿而逡幸說經孔庭足踐闉闔風雲之
超然何以名副元良和茲守器逢師曠之褒
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陽之位王承祧
茲厥後宰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
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
皓虎貫恕其經學智囊慙其謀護豈止博望
戒遺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頹靡續地尊狴
縲山之駕不及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
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
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

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下才屬當上嗣
冊將何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遊屈叔嚮
太子臨軒竟謝表曰臣聞圖嚮麗天洊雷居
空薄器業無取已慙好儒之志且乏豐下之
問安寢門視膳天幄察陳奏之　示嚴警之
侍蠻輿而逡幸說經孔庭足踐闉闔風雲之
超然何以名副元良和茲守器逢師曠之褒
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陽之位王承祧
茲厥後宰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
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
皓虎貫恕其經學智囊慙其謀護豈止博望
戒遺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頹靡續地尊狴
縲山之駕不及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
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
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

事異定陶之舉有類膠東之
之辭　下闡之頌　又拜皇
震必資令德寔建賢明臣本
姿叨逢慈獎事出希世方將
書出龍樓而祇召息車馳道
勢斯近飛牋倒景神仙之舉
值史丹之述　又上昭明太
之則口實爲美唯稱啓誦自
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温恭在
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
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案據書
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
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

式表洪徽　梁任昉爲皇太子求一
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
一展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
窮顧慺不輟豈直下動天至固亦上結慈表
踰信次義垂晨省一日萬機不敢二塵御省
梁沈約爲皇太子謝初表曰臣實蒙稚温文
學之議唯問安内豎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
典三體宸極守器宗祧顧循幼志如臨永壑
集表曰臣聞姬旦云亾播禮樂於百代宣尼
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
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闕戰國孫登之愛田茵
蟲子相雖詩賦可嘉矩範頡闕貽譏良史取
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搆
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横艷思籠蓋辭林積練
朝表曰臣聞内豎告安姬昌
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饌殽節
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
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事
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以闕不閑三善之訓未習四
未任再至乃降皇慈鳳膺感
梁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
既殁傳雅須於千祀夏啓之
西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
義屬偏覇各稱小善靡擅雕
誄前載備而爲論發興允歸
音頗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
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



文方遠既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
輸嚴駕永轙駙驂戀主懷茲伏深涕慕肩乞
徑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宫表曰臣聞周固本
元良所以闡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
諭之功無待温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虞
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漢稱寬博不
觀惟新桂宫告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華裔
百僚請立皇太子表曰臣聞洊雷居震春方
纂重暉之業是以三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
於軒轅得姓高陽才子上嗣佇賢前星虚位
儲貳具僚仰則列辟式瞻臣等參議請立爲
問安寢門視膳天惟　周庾信慶傳位於皇
庸有優劣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
再中並曜聯輝重明之雙照同年而語奕欲

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而班
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梁陸
杖寔資明兩漢啓磐石必係
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藉審
資春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
足以連輝茂則足景令圖甲
式瞻人祇蹈舞　周王褒爲
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
一人元良貞國之基永固至
魯國公臣　親居元子屬當
皇太子事隆監撫教資審諭
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
不得與夫天之兩日一日之
令百工相和先聞揖讓之風

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貌然姑射正
先秋木落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

太子妃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太后爲太子取以爲妃　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子　又曰武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抱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爲太子取妃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王衍女也劉曜等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

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爲賊婦賊害之　晉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百官詣上東門上禮甲辰儀曰皇太子妃給織成衮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鹵簿　宋謝莊皇太子

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七緑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緑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妃衮策文曰楹凝桂酒庭肅龍輦風吹國路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緣之掩緑悼副禕之滅華行光既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旋璿有毀郁烈無湮薊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濛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箏毓景帝出飛芳戚閈秘儀施谷升音集灌月碧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寵少陽五葉衍藻四訓抽光蕨拳蕙振婉孌瓊相清徽就遠浸淫方擅臨華罷翠當牌妝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纔容衣中庭草變階上瑩飛傷榮里第痛深朝闈霜信侵燭昧風密帷淒鷰警夕轉龍驂夜嘶庭既訣宁莫既撤背青關宁云神閨旌掩鬱而還泛蓋遶逢而顧伐素鞲欲維華鞅解馭山燧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鋪沉憂白日兮即宴景菊有

秀乎九衢有女方德方遠行聲彌樹芳猷夙就翻翻禮園徘徊樂囿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禍荐阻咨我儲貳締緝江浒衛女秉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肆武毅勉則及古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楸堂訓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慶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追九筵之靈期澄金波而映鑒旆命飛廉而拂瓊轡楊清笳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 公主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漢書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　又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親立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

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忻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也　又曰烏孫以馬千疋聘漢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陽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再過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　范曄後漢書曰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皆封鄉亭侯公主儀服同鄉亭侯　又曰光武嫺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噫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繇良民將
荷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頌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
叔爲白衣時藏匿匪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
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子勳尚東海王強
女比陽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儀三公主親戚
切臣中莫與爲比　又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
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矣
魏本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嫁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太妃曰
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德無如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
歲宣王遣人錄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慱顏乞所活之使者具以
曰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絕
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字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
桓永嘉亂責長城民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周禮

以聞於是敎溫及女適譙國　晉統　臧榮緒晉書曰賈午二女宣華女彭
封宣華弘農郡公主女彭年八歲聰明歧嶷便能書學　諷誦詩論病困賈
后欲議封女以長公主彭語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宜用公主及薨謚
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葬送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賣漿珠人也高后時獻
三十珠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珠四十事見寶部　魏溫子
昇常山公主碑曰啓泰微之層構闢閶闔之重扉撫天下以爲家苞率土
而光宅然則昆山西跱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
和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秘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清高類姮
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閒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
闈而執心撝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晨去致肅
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鵠停輪表信閨門
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鍾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
樹奄辭身世從窓妃於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龍轡莫援日
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亡壤祖歌薤露出秦巫山永晉中野終掩窮泉蕭

# 晉故安成康王妃誄

魏陳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 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志

女師德侔高行肅穆嬪風優遊閨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歿公主誄曰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

又新安長公主墓志銘曰氛氳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

采上春慈纏雲陛悲動外姻鬱彼崇丘黯然城輦輜軒按轡龍旒徐轉

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釣維緡瞻須酡景望燭齊神霾華峴岫滅

華以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教公宮無繫車服既肅簪珥亦崇湯沐率

發有祥瑤臺乃搆玄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禎符爰授帝體靈柯穠

恭以孝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宵燧亡明曉挽已聲松

長公主墓志銘曰作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漏質穠李憩暉蕭穆婦容靜

華肅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館長蕪 齊王融永嘉

締綌優柔蕭雍蘅蕙有寶金聲是從婉娩

其德神葉靈條爰自帝堯文信啓魯肇京于楚宵燭載照娥英是從婉娩

銘曰稟中樞之照體星軒之華肅恭在圖掖庭欽之風恪勤衡館庶族仰

琬琰空傳 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志



霜厲雲霏窮蘭大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誄瑶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

歧嶷之姿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驥眉識往俛

睫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孩阿保接手侍御充侈常在襁抱不停第牀專

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之殀魂神遷移精爽翻翔號之不應聽

之莫聆帝用于嗟嗚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歿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

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緝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袞爾孤獨酏

爾名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歿

同山岳爰搆玄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暉曜電鮮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

埏繼修神闥掩扉二樞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殄憐爾尚微阿保激摧聖

上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喻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扃開一闔曷其復晰

晉唐女嬪嬪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號千載伊晉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

者已昔平不永背世淫沉爰託素旅式童徽

休明亦固天授恩心婉孌淑質純茂毋儀不

忒內則靡疚靡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貴思降處逸能
勤上虔諸姑傍接支嬪內諧闔閫閾外和族姻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
慶胳茲名胤厲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尊式罹嚴而
峻於穆獻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入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
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朞月路祖奠在庭騑驂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輔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練練俟晨嘽嘽遺嗣煢煢孤臣號無聲音涕不輟巾　又皇女誄曰厥初在鞠玉清顱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示授色應聲聲聲聲其進好曰之經辭合容止閑既免懷提携紫庭聰惠機警于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飄颺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離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膩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昔滿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尅哲方德比蕊有

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滅朱
芾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生紫微日
曄月明既睇艷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曼其嬌寵玩軒陛如瓊雖則弱
齒懿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曄日新
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曩曩榮曜英蕤始芳何辜于天猥遇降霜煢煢稚嬪
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歿而何速嗟矣皇靈謬哉司祿
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節吉凶靡存亡異制將
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及及靈轜駿駟騑騑挽僮齊唱悲
音激推士女獻欷高風增哀一日不見採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
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宋江斅當尚世祖女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攀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輒敢跪處憂遑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曹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迹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

何瑪鬬龍工之妾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瞍殷仲幾不免於強鋤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庭抽席絶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仍乃兄弟疎闊姆姊爭媚相勸以急尼媼競說相謡以嚴其間又有應荅問訊止巫師毋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顯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於有別意召必以三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覩朝不議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被卷一生之內與此垂矣又聲影表闇則少婢奔進裾袂向席而醜老蘘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小容致斥如臣門介代荷殊榮足定家聲便預提拂青宮美官或由才升一切嫉咸成恩侵是以仰冒非宣披露丹欵非准上陳一已覬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愛惠之初若恩詔難降投請不申便當刑膚翦髮投山竄海

# 藝文類聚卷第十七

## 人部一 頭 目 耳 口 舌 髮 髑髏 膽

### 頭

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黃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爲首 毛詩曰蝱首蛾眉 禮斗威儀曰君乘六而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七圓象天 晏子曰湯長頭而髮 史記曰龍相如爲趙使奉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帝系譜曰神農牛首縻龍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嚴尤三將敘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鴻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東觀漢記曰彭寵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敕

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徑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重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爲白　魏志曰南方有落民吳時將軍朱桓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申出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病人惡之夜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得安復瞑如常人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東茅爾　洞林曰郭璞爲左尉周都上云君且墮馬傷頭骨後乘馬行黃昏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秦記曰符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幽明錄曰河東賈弼之義熙中爲瑯琊府參軍夜夢有一人面杳醜形甚多鬚大鼻瞬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報云鄰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惟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門婦女走報云鄰得男子弼坐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爲異也



晉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泂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押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沿而無蓋儋爲之慨然又恠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喻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蔣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捶牙齒睢子摘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跽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佩戴金銀弗佩肴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皐陶后稷亟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儻瀟捷遲神立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効儒墨塊然窮賤

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尒以養性誨尒以優遊而與蟣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僭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禹沛陽長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謇吃無宮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驒騠上匹下奚少智謌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虀梓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脣口腐爛手足露需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跼煎慮至老無所希也

## 目

易說卦曰離爲目　山海經曰一臂國爲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毛詩曰

## 美目盼兮

離目腹事興論篇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　又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　孝經援神契曰伏犧大目　莊子曰溫伯雪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僭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楚辭曰娭光眇視目增波又曰蛾眉曼睩目騰光　又曰姮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又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也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眯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眯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

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子胥仰天嘆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臣朔月若懸珠齒如編貝　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　鄭玄別傳曰玄秀眉明目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瀨鄉記曰老子大目　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嬌睇已合離怨動還開欲知客中意浮光逐笑迴

**箴**　宋謝惠連目箴曰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瞻彼正直齊亮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形是則慎爾所覿無愆斯德

## 耳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悋　淮南子曰萬耳一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因立之　范曄後漢書曰珠崖儋耳其渠帥耳垂肩三寸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　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人也　列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荊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蜀志曰先主長十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坐客我爲降虜縲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魏書荀攸年七八歲父衢嘗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之乃驚其風智如此　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瀨鄉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楚辭曰曾類倚耳曲眉規　樊氏相法曰人耳囷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　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寔萬物

之至誠何斯耳之不恳託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無須臾閑寧頽清談而閉塞開竅穢而聰明竭微聽於門閣採羣下之風聲 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辯異羣無迷邪諂炫惑莫分

口

易說卦曰兌爲口 禮記曰數諂無爲口容 又曰口容止 又曰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又曰孔子海口含海 老子經曰口無擇言 又曰五味令人口爽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芒焉異之牟曰子獨不聞坎井之蠙謂東海之鱉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入觀乎夫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誅族矣 又曰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說苑曰常樅有疾甚無遺教語弟子平常樅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樅曰天下事盡矣 又曰惡言不過口苛言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又曰楊雄口吃不能戲談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令含之 杜恕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養生經曰電營之中有甘泉(電營口也甘泉嗽也) 養生要尹氏內解曰口爲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烏喙言語皆聚此多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貴且壽 瀨鄉記曰老子方口 吳錄曰孫權方顧大口目有精光 宋謝惠連口箴曰宣納之由寔伊樞機惟舌是出馳駟安追差氂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晉傳玄口誡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

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銘 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口是慎慎乎語笑三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無貽厥誚

## 舌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呂氏春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吐而不合古舉而不下 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耻以文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 又曰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二玉女投壺 漢書朔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閒強 沈約宋書曰南郭王義宣生而舌短澁言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 梁簡文帝舌賦曰奚茲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魯談笑而軍却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爲一說之功復有搆扇之端讒說之迹艷紫凌朱飛黃炤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餘殲蘇秦之後粉虞卿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僞可息淳風不朽 晉張韓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爲心氣相馭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尋召福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効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鸚鵡猩猩鼓弄於籠羅財無一介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厝於有言哉

## 髮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左傳曰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種種短也公曰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又曰昔有仍氏女生髯黑美髮（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旱五年湯乃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爲人美髮）以身禱剪髮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鏑砥刀利猶干將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誚之果然乃誅之　又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爲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顏回二十髮白　史記曰閻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又曰用麻子中人桐葉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　東觀漢記曰明德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驚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刎髮以置地　王隱晉書曰陶侃爲吏郡陽孝廉與親友過侃宿母截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詩　梁何遜白髮詩曰絲白不難染蓬生本易扶唯此星星髮獨與衆中殊　賦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

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悒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兒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子觀橘抽一瞞一瞬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菸菸闇闇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髫獻謨廿羅秉軺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欲拔瞑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三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耄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三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令從飛蓬髮膚至脆尚不免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晉稽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指之大漸也涌衣幼齒作彈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聞壯志屾於蕪塗悲夫

於棘路觀將衰而有川上之感觀趣舍而抱慷慨之嘆

##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顙顱謂之髑髏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臥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目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啖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家問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以爲戲笑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浦圻縣有呂蒙家家中有一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數千而已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塹之今名其冢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主時遭曹疑賊寇亂人皆塢壁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十餘丈樹顛大炎鄉動山谷父聞人馬鎧甲聲謂疑賊上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

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 賦

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弁糧推命以天逝乎本喪此土見髑髏委於路旁平子悵然而問之流遷來乎爲是上知爲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之外凝何如春水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逍遥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晉呂安髑髏賦曰躊躇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于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與子嚴裝殮以棺槨遷彼幽堂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温色素膚昔以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黄泉余頗感其苦酸哂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絶今宅子后土以爲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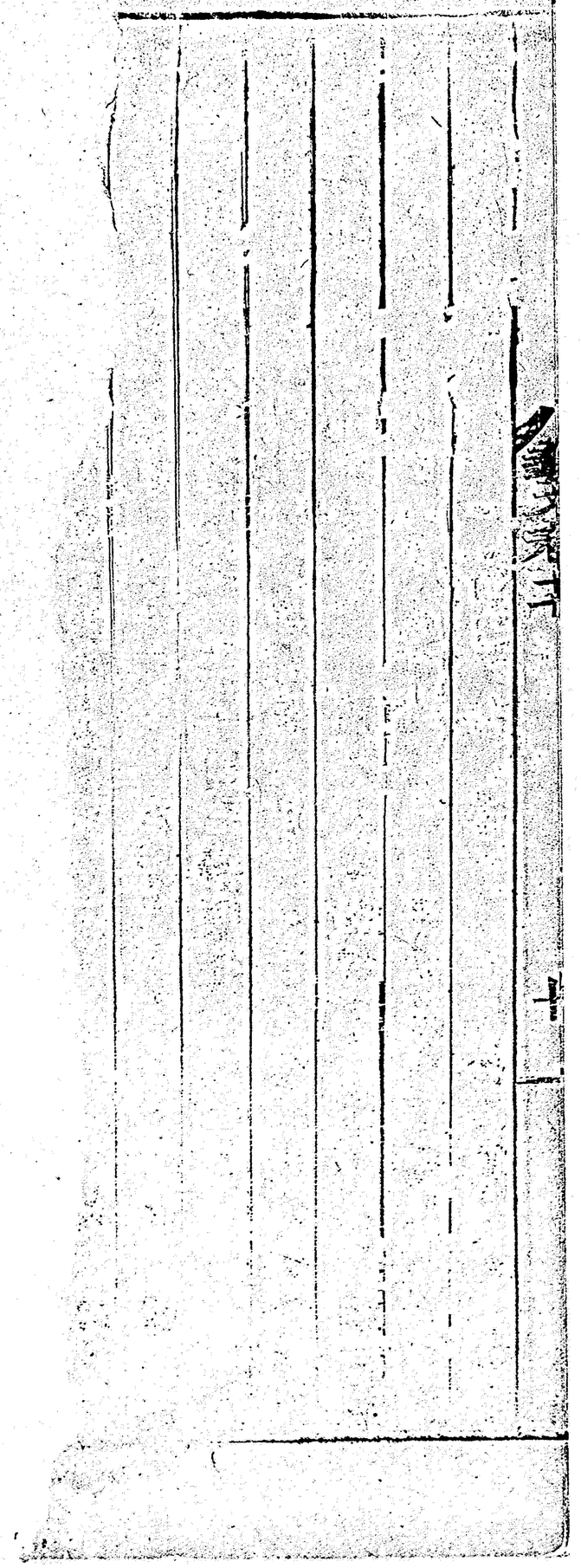
魏陳王曹植髑髏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濵步乎秦穢之藪蕭條潛虚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殆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仁若有來況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苦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冲滿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子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眥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眞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虚於是言卒響絶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濵壅以丹土

鷄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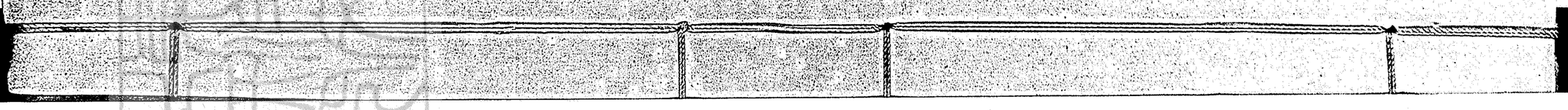
## 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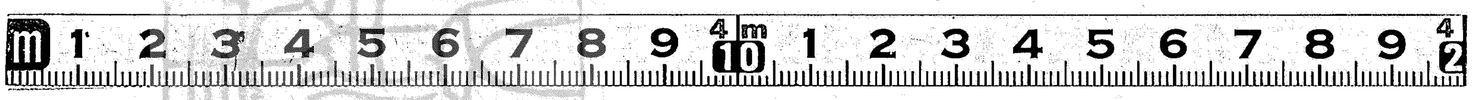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事具水經注篇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度程昱守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見昱兵少必輕易不致若益昱兵過則不可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聊郡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資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斗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斗獨使飲之於是輅人人各對言皆有餘　劉琨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世說曰姜維既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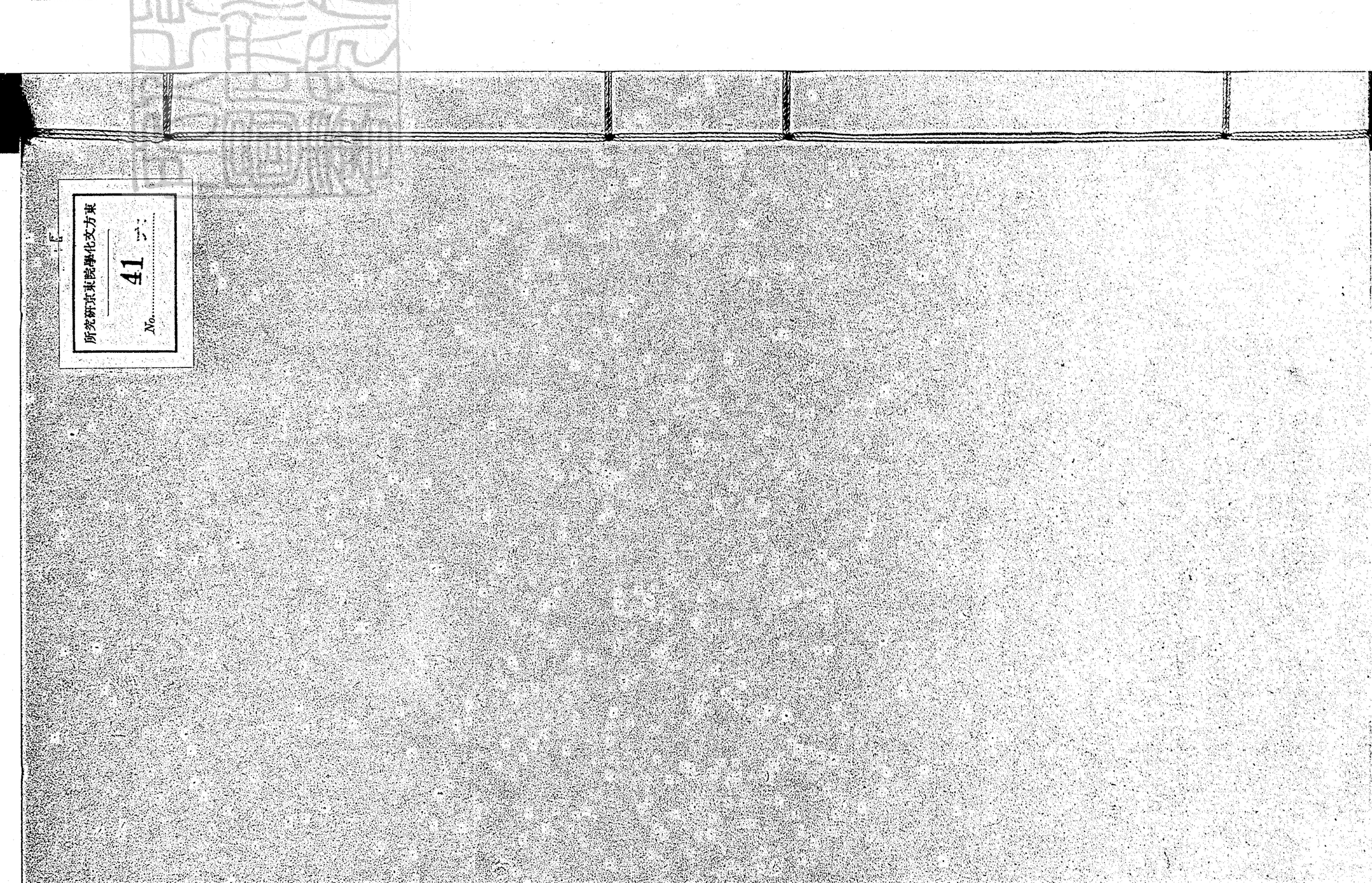
論曰有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至非以爲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具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國立臺灣圖書館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41
No.

人部二　美婦人　賢婦人　老

美婦人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爲窕美色爲艷美心爲窈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又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艷　又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鑒名曰玄妻　（御覽合）文嘉曰禹巡省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爲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藏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三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娉者　愼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胡茅反）也衣以皮褐則見者走易以玄榻則行者皆止楚辭曰姱容脩態紹洞房蛾眉曼睩目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

袂拂面善留客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
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又曰司馬喜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也
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放西伯
又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
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
曰何以言之對曰觀其體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
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眞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嗟曰美
女入室惡女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絕
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城寧不知傾城國佳人不可再得上歎
曰善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
爲夫人事具樂部舞篇　漢武故事曰趙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
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輦者十六人貞數恒
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

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后事具貞志篇　叙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
色美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也　妬記曰桓大
司馬以李勢女爲妾桓妻南郡主抜刀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
在窓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絶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
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懷婉主乃擲刀前
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
妓人曰緑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
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縞闌靡而被羅穀曰在所擇使者曰君
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旨索緑珠崇勃然曰緑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
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相譚新論曰陳平說單于閼氏言漢
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閼氏
疎矣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袁術登城見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
姬害其寵殺之　魏略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
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縛文帝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

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稱嘆之大祖爲迎取焉　吳志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又曰周瑜從孫策皖城得橋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俗說曰宋褘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事具樂部笛篇歎中記曰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爲夫人

**詩**

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爲雙飛鶩銜泥巢君屋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翁若春花紅顏曄曄雲髻峨峨彈琴撫節爲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雜詩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傾仰歲將暮榮曜寧久恃　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三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飡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曄朝日誰不希令顏　魏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有

雙瑠　又詩曰周鄭天下郊衛當三河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過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又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遥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娩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絕中腸感激生憂思嘗茸樹蘭房　晉傅玄詩曰有女懷芬芳婥婥步東廂娥眉若雙翠明眸發清陽丹脣皓齒秀顏若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自獻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豔志節擬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啼鳥忽度行羞今白日暮車馬鬱相望　又詩曰麗旦與妖嬙共拂可憐粧同安鬢裏機異作額間黃羅裙宜細簡畫躞重高墻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寶鑷攀枝念蘂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侍中郎　又詠內人畫眠詩曰北窓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倚障捧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壻恒相伴莫誤是倡家　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殺上圖神女殺裏出佳人可憐俱是

畫誰能辯寫眞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可持爲異長有好精神　梁元帝古意詩曰妾在成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榴酒機上蒲萄紋停梭還斂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看落釵詩曰相隨照綠水意是重涼風流搖粧影壞釵落鬢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　又名士悅傾城詩曰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花叢經居李城北來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城宮多遊淇水曲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袖輕見跳脫珠概雜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窓隔柳色井水照桃紅非憐交甫珮蓋使春閨空　又美人晨粧詩曰比窓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煙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向憐名　梁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除入苑駐行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鬢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又蕭子顯美女篇曰章丹暫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淇洧出艷趙復傾燕　梁張率爲李照水亦成蓮朝酤成都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　梁庾肩吾詠美人看書詩曰欲知書能巧奪取眞來映並出似

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着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跏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枝鏡前難並照相將映渌池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裙亂橫簪歷鬢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南苑看人還詩曰春花競玉顏俱折復俱攀細腰宜窄衣長釵巧扶鬢洛橋初度燭青門欲上關中人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梁徐君蒨初春攜內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令世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蹀梅香未著人樹斜牽錦帔風橫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疑粧脫鏡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統落鬢微汗染輕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桂玉旦留冠　又爲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薦枕日洛浦獻珠時一遇便如此寧關先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羅敷辭夜長眠復坐誰知闇欲罷欲寄同花燭爲照遥相思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惟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定不出嬌羞華燭明　又見鄰舟人投一物衆姬爭之詩曰河流既浼浼河鳥復關關落花浮浦出飛雉度洲還是日倡

家女競嬌桃李顏良人惜美玥欲以代芳菅新縑疑故素盛趙蔑裹班曳
綃爭掩穀搖珮奮鳴環客心空振蕩喬枝不可攀　又淇上戲蕩子婦詩
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聲靜微步
上蘭房露浆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捧更香如何嫁蕩子
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筠擬古詩曰艷裔陽之春
攜手清洛濱雞鳴上林苑薄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芳塵交交一
如此新知詎憶人　又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安花釵玉宛轉
珠繩金絡絖羅歷懸青鳳逶迤搖白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梁王
僧孺陳南康新納詩曰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還將兩相
映　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
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脣逐笑分風卷蒲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
夫在空持勞使君　梁賀朝春郊望美人詩曰芳郊拾翠人迴袖撲芳春
金輝起步搖紅采發吹綸陽陽蓋傾月飄飄馬足塵薄暮高樓下當知妾
姓秦　梁劉緩詠傾城人詩曰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
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　粉光猶假
面朱色不勝脣遥望疑花發聞香知異春夜夜言嬌盡日日能還新已傾
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梁鮑泉落日
看還詩曰
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薨斜影
遊塵衣香遥已度衫紅遂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梁
氏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賒洛妃　梁范靜妻
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緑綃帷因風時暫舉想像見芳姿清晨
晚解羅衣記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嫂妾仍
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
缺因媒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何如上陽臺
情詩曰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衣迎新節當鑪却晚寒故
石炭撟輕紈竹葉裁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
下蔡先將過上蘭　隋江總秋日新寵美人應令詩曰後宮唯
聞莫瓊樹

絶世後有宋容華皆自爭名進女弟定覺雙飛勝蕩家願並沐春比翼鸞
長作照日同心花聞道艷歌時易調忖許新恩鄰久要翠眉未盡自生愁
玉臉含啼還似笑角枕千嬌薦芬香若使琴心一曲奏幽蘭彦曲不可終
陽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綠爲揷賤妾兩鬢中　又新入姬人應
令詩曰洛浦流風漾淇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玉輦輕輪五香散金燈夜火
百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來時向月別姮娥別時清吹
悲蕭史數錢拾翠爭佳麗拂紅點黛何相似本持纖腰惑楚宮暫廻舞袖
驚吳市新人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戶織蜘蛛梅花柳色春難遍情來春去
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着弄明珠　賦　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
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謂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
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
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闚
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

又齊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秦章華大夫
在側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淸淸之間是時向春
之末迎夏之陽鶡鷓皆群女出桑此郊之妹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
飾粧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疎俯仰異觀
含喜微笑竊視流盼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
過差故足稱也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人麗閑都遊於梁王
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
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
歌而廻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陽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
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
髮豐豔蛾眉皓齒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閒大王之高義
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云虛
門閣盡掩曖若神居芳香芬烈蒲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臣遂撫弦
爲幽蘭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有美人兮來何遲玉釵挂臣冠

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艷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憲美人兮愁屏營　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竪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燿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龍肌如凝雪　又檢逸賦曰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固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魏陳琳止欲賦曰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艷過碩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脅烟烟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攜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梯遵彼長而路阻河廣濬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轡以言歸含惛瘁而就牀忽假暝

其若寐夢所懽之來征魂翩翩以遥懷若交好而通靈　魏阮瑀止欲賦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炯炯以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守情悅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思桃天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而不暢兮瑰一夕而九翔出房戸以躑躅觀天漢之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恍而難遇思交錯以繽紛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魏王粲閑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豔逸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衾獨立而無依情紛拏以交橫意惻愴而增悲何姓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排空房而就枕將取夢以通靈目烟烟而不寐心忉怛而惕驚　魏應瑒正情賦曰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令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睇而傾泄既榮麗而冠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因承窈窕之芳美

情踊躍乎若人魂翩翩而夕遊甘同夢而交神晝彷徨于路側宵耿耿而達晨清風薦於玄序涼颸逝於中唐聽雲鴈之嘹鳴察列宿之華煇南星晃而電陨偏雄肅而特飛與騰言以俯音嗟激迅而難追傷佳禽之無隅悼流光之不歸愍伏辰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旋以永思情慘慄而傷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而不安神耿耿以潛翔恒存遊乎所觀仰崇夏而長息動哀響而餘歎氣浮踊而雲館腸一夕而九煩　魏陳思王曹植靜思賦曰夫何美女之嫻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嬿密而妍詳蔭高峯以翳日臨渌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寻安能乎淹流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時睇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娩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邁來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欵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聊曰要執契以幽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錯繆於參差怨禄運之不遭雖義結而絶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幸會於有期與容華之我侯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永已　梁江淹麗

色賦曰夫絶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瑶質亦顱曨而頼傛灑金花及珠寢颯綺袂與錦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影響而能陳故仙澡靈龍氷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鏡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崖五光徘徊一色陸離寶過弭嘲同檐價直瓊草共枝於是雕臺繡戸當衢橫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朱虹柱之巖麗亘虹梁之峻峯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謐女乃曜那縣之躚步媚北里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黄鳥飛時紲蕙初軟蘭始滋不堅羅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蘂涵詠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曼音於齊詩氣突日永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華勝風後欄丹柰前軒碧桐笙歌晚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全皮照戸玉露曖天氣以澄且一念隣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藍田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艷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高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寻楚訪蔡不覩其匹容非天下之至麗孰能與於此哉梁沈約麗人賦曰有容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驁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

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嫵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中方踰散
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檐
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
至出闈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露浥粧委
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裙

賢婦人

毛詩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齊侯之女楚昭王
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
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
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
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
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
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二雙以聘焉因以輜軿二
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
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作
愚妾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又曰魯秋胡潔婦
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而去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
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睹曰若曝獨採桑吾行道遠願託
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
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
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
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早寡
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
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椁櫛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聞婦人之義一
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
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　又曰漢中趙高妻者同
郡張氏之女也字禮脩姑嚴酷無道小怒則罵大怒則罰禮脩恭承初無

慍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却
女曰我困矣絶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絶後郡内遭賊高死君難
禮脩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身意氣烈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
欲更嫁之禮脩慷慨至死爲誓 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也爲
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絶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
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
妹靜懼爲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
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 又曰
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宇貢羅京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
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使計白州告縣發遣貢
羅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訴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 又曰犍
爲相登妻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
哀後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謂之表心何悞復有斯言誠欲取刀宮鼻
[illegible]救止 又曰沛郡劉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懼其

嫁既不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外玉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
已不二在喪側者無不感傷 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
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誓者以父母
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起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
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 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段氏之女名紀
配性聰敏達於詩書進退閑暇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誡
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爲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
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指 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名榮升遊誕
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淚而言榮父
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
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
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涉行羊子慙而棄之鄰
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姑貞

義仰大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　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與賊交通郡收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爲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口無怨言郡吏及客憐吏還救請免既得活乃自割耳父之臨死顏色不變在遂還其妻　又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遘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素

**晉**

晉傅玄秋胡詩曰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嬿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積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言以逢鄉喻遂下黃金裝　宋顏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揆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如何以爲別百行愆諸已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決

**漢**

晉左九嬪班婕妤賛曰惟恂班女恭謙虛辭輦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作樊虞　又孟軻母賛曰鄒母

**賛**

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効斷織激子廣以墳與聰達知禮敷迷聖道　又狂接輿妻賛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永清同味玄昭遺俗榮津忘遠神遼　又荊武王夫人鄧曼讚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暎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又齊杞梁妻賛曰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又齊義繼母賛曰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又魯敬姜賛曰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晉**

晉涓鈕毋孫氏公孫夫人序賛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劍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於齠齡四教成於弱笄慈惠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遵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氷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頴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晉**

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

夫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寔備其體若夫采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氷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睿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晉紐滔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曰瓊聞與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晉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聲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亂嗣之繼憐貨其父母之資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斤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於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遺烈書于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耳

生於幽谷之中長於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顧率已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形管未揮令問不章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也

## 老

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耄八十曰耋九十曰老　釋名曰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耆　或曰凍梨或曰鮐齒或曰眉壽　易曰枯楊生荑老夫得其女妻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禮記曰百年曰期頤　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又曰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又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鮐背以引以翼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事矣遊說篇　又曰晉悼大夫食輿人緡縣人或年長矣使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

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矣 論語讖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
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
九十有五敬言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朝
夕以警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周書曰文王召太子
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之哉傳之子孫事其帝尚書
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尸子曰湯問伊尹
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孟子曰伯夷避
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
大老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
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
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
迎申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事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 又曰伏生秦

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
行詔鼂錯往受之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見畎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
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 又曰楚丘先生被蓑帶索見孟嘗君而
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
哉使我投石拔距乎追車赴馬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遠謀
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
子華子露車二子出遊老載養從之焉不與搏而奪之奮 漢書曰馮唐
以老爲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 又曰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
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
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耆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東觀漢記曰馬
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
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事見武部續漢書
曰馬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噎之
鳥也欲老人不噎也 又曰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神仙傳曰淮南

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
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世說曰顧悅與
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
之姿陰冬轉茂　瀟湘記曰老躰計其年紀時已一百餘躰無老耄之貌
也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寸半　魏應璩詩曰古有行
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荄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
又新詩曰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蘇　魏阮瑀
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魂
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終
以皓昔爲春月華今爲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藥玄鬢吐素華
冉冉逝將老咄咄出柰老何　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
飄悴容苦慮栖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簡文帝詩曰昔類紅
蓮草自阮渌池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梁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
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梁沈約致仕表曰徒以桑
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散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
縣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疎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
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
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昃假榮終朏跼步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自
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梁王僧孺爲韋雍州致仕表曰一旦攀附
遂無涯限排雲矯漢　待翼陸離蟬紐照灼潘旗受脹推轂執珪奉酌
變袂室於高門改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細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
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遥齒截
滿迫鍾鳴高春之景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蠁夕陰條驟無幾堇舜朝禾飄
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向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鍾鼓儻帷蓋
未親東岳稍駐擊壤故鄉其賜猶多　周王褒爲庾狄峙致仕表曰俛音
赴曲慕終則仁傾身舉重刀殫斯斃何者日暮途遠前哲所以告歸漏盡
歲晚昔賢以之知退　陳余陵爲王儀同致仕表曰尺波歸海恒歎不居
懽人爲新猶悲假續況復星迴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鍾鳴漏盡前史有

夜行之誡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姓鄉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宮非
才年力方彊雖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豫參日
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載遊庭廣德之車方懸杜
館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老髙恐年衰
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
封酒泉郡





言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已所欲說述也 說文曰直言
曰言論議曰語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 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毛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又曰無易由言 又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左傳曰晉叔向適鄭鬻筐惡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
必鬻明也 又曰鄭子大叔卒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
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
德無犯非義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
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綸其出如綍 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大載禮曰黃帝弱而能言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慁惡　論語曰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繹之爲貴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鶡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龐煖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悅之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劒戟　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之通萬里之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異

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椽世號阮瞻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詩　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鯤其若鰽鮒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蹈蹐跨六合以翱翔　又細言詩曰坐卧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　梁殷鈞大言應令詩曰噫氣爲風揮汗成雨聊灼戴山龜欲持探邃古　又細言應令詩曰汎舟毛滴海爲政蝸牛國逍遥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梁王規大言應令詩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八風而爲氣吹四海而揚波　又細言應令詩曰針鋒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　梁王錫大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迫不得申杖千里之木鱠橫海之鱗　又細言應令詩曰冥冥鵠離朱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日　梁張纘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渴日月俱騰置羅微物動落雲鵬　又細言應令詩曰遨遊蟻目辯輕塵蚊睫成宇蠛如輪　梁沈約大言應令詩曰隘此大汎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　又細言應

令詩曰開館尺搏餘築榭微塵裹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賦 楚宋玉

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稱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難兮絶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劒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又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觀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蠆氛起兮垂渕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憑蛾蟻而遐遊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亨虱腦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景滅昧遺形纖於毳末之微篾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茫茫昔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善賜雲夢之田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

景差巨公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垤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亭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邇遐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足以爲擢觚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蟫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杪頭 魏陳暄應詔語賦曰歎生民之要技實言語以爲前樞機誠爲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稱石人於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痊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遼城嶮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連纔吐數句酈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縈帶賢百萬之諠譁至於蘭臺靜秘華燭高明徐斟桂醑緩奏秦聲三三朋好數四才英既說前賢之往行重觀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袂賑衡當斯時也何者爲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爲守爲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 魏王粲

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恥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二言之賜過乎瓊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忠退有其謫 晉成

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之治玄風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群慝無欲無事逮于三季奔競茲彰雷動風駭飛辯雲翔戰國紛擾爭霸稱彊爾乃游說縱橫騁技時王衒刃慷毒吐膏示芳利動春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翦亡爰茲末俗扇風簸颺先意承旨原情察鄉擯爾邁豆和樂且康

銘 周太廟金人銘曰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談談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晉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囿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悖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詠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

論 晉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言爲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於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莊公之論眸子鍾傳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謠謠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左傳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睪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事具雜文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管仲曰公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史記曰曹參爲漢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甚明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趙中大夫白公奏川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事具溝洫篇　又曰馮立爲西河上郡在職公廉



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民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漁陽太守開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欺事具職官部刺史篇　又曰廉範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範乃毀削先令但嚴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一孺今有五袴事具職官部刺史篇　新序曰延陵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事具懷舊篇　謝承後漢書曰岑晊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犬不驚足下生麟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嘉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毋不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復汝居事具職官部刺史篇　又曰劉翊除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愷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事具職官部縣令篇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事具職官部刺史篇

續漢書曰張覇爲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謡曰棄我戟捐我弓盜賊盡吏皆休　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君上封事遂上不發吏民愛敬乃謡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謡曰曲復誤周郎顧　吳録曰王譚字世容爲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逆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王隱晉書曰王祥爲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内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裴秀年十歲餘時人謡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闓字道明蔡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爲桓玄所敗休之奔淮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爲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温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會稽典録曰徐弘字聖通爲汝陰令誅鋤姦桀道不拾遺民歌之曰徐聖通爲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文士傳曰東晳太康中大旱晳乃令四人舟共請雨三日水三尺百姓爲之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黍長生　殷氏世傳曰殷褒爲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滎陽令有異政脩立學校人



易性令我子弟恥訟爭　車頻秦書曰符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大街雨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域安死乃謡曰隴城健兒曰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事具軍器備　趙書曰汲桑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悳不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爲之謡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不識寒暑斬他頭　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曰我高陽池中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離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　世説曰郗超王珣並以俊才爲桓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爲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晉夏侯湛長夜謡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稽隅以逍遥兮時大虚以仰觀望闇闇之昭晰兮麗紫微

之暉煥　晉湛方生懷歸謠曰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歲故氣慘慘兮凝晨風悽悽兮薄暮雨雪兮交紛重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壑兮凝洹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況君子兮去故鄉望歸塗兮漫漫盼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兮無梁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酌謠獨酌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迢超一酌矜許史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麥丹霄修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喪跖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鷃但逍遥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囂

吟

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歎也　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塩鐵論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詠書記　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別傳曰武少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並學之屬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爲鄉里豪右所共害故宦塗不進作遊山九吟　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彊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內巢是追沐浴池洪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靉靆行露未晞遊思群戲翔鳥雙飛逍遥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爲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爲

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群臣莫有
曉王意者伍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爲兵法人莫知其能　魏略曰
諸葛亮在荆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
善嘯聲聞數百步　又曰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眞
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巖巓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
以問之仡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乃斷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爲嘯
意盡退還半嶺嵚巔嘯然有聲若數部鼓吹矗矗乃向人嘯也　孫登別
傳曰孫登魏末處邛北山中以石室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
焉適見登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
嘲嘈長嘯頗鼓琴音調會雍雍然登乃逌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事具樂府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登對之嘯時不言　郭子曰劉道眞少
部琴篇
時善歌嘯有一老姥識其非常之人甚樂其歌嘯乃殺犉進之道眞食犉
不謝　潯陽記曰桓宣穆伊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



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
袂掩鼻長嘯狀如惡臭呼不與言　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
擬於王者唯阮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又曰劉越石爲胡騎所圍城中
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慢然長歎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
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漢晉春
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温使問焉
父嘯而不荅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廙至爾曰迅風
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神境記曰滎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
紫芝昔者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令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
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
澈至峯見一人箕踞石上　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 詩　晉陸雲詩曰

逍遥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晉郭璞詩曰綠羅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
宴寂士靜嘯撫清絃

## 賦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群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

榮絶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奥邈踪俗

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飄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列列颼颼楊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揚鶤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詠而發散聲繹繹而響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晉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響杖策或乘或步行悲歌以諧歡朗長嘯以啓路　晉桓玄與素冝都書論嘯曰讀鄉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徵嘯一鼓玄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粲蒼恒南郡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亡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伹

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耶

笑

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又曰笑言啞啞　毛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曰載笑載言　又曰宴笑語兮　左傳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　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事具弔論語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又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禮斗威儀曰君桑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

笑不足以爲道　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四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恠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瓚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嗟於牀而傷其膺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又曰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　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笑　又曰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也然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　又曰高祖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戲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事類賦詩篇　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大笑而已忿怒不形於色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漚麻池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鬬耶孤往數得卿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　又曰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翥惶遽誤對忘諱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兒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州爲勸學從事初兒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欲不能忍況左右乎　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　又曰陸雲好笑嘗著綠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又曰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桓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兒笑

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物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

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於高宇結宗盟於綱縲所以交頸偃仰推匈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頹而復往或嘯踧踖俛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長咄遲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木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叵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謂謔之巨觀也





聖

尚書曰睿作聖　又曰聖作則　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桀倍桀曰聖　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條暢萬物也　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禮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毛詩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大戴禮曰聖人有言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又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物之情性者也　論語曰太宰

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又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部步而求及前人也　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　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也　老子曰聖人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謂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答曰聖則丘何敢曰三王聖者與答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與答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答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事具帝王部女媧篇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莊子曰夫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者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爲聖人也　又曰堯辭封人曰我以汝爲聖人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惡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孫卿子曰神固謂之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屢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　又曰唯聖人爲能知灌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孔子不黔突墨子不暖席是故聖人棠耻辱瘦臞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又曰古者

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蠲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　楊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疆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　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皐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人身長十丈其腹圍九丈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曰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尚書大傳曰天無別風淮南雨中國有聖人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晉陸機孔子贊曰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誡丹書有造　晉潛方生孔公贊曰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後漢禰衡魯夫子碑曰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慜周道之廻遹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翼於中庭騁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級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楊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勳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情性存存奕奕純

暖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猷殂崩大猷不綱 論 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曰荀悟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閫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外沉微淪於無內器不足周不充聖極苟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爾 梁沈約辯聖論曰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録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録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君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 賢

毛詩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賢治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又曰見賢無遺賢 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臧文仲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又曰賢賢易色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聖賢人隱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嘆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哀公問孔子

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曰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無別而子賢之何也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靈公任之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邸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國語曰曰季使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歸而進之曰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使爲下軍大夫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斷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　又曰賢者遺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公德也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自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于孫嫉賢者名不存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又曰魏文侯問孫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鯀殛紂伐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　物理論曰賢人爲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須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鉇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阿者正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恒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
譬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
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爭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後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故聖主必待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
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
昌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偏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晉夏侯湛顏子贊曰知彰知微體深
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闚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 又
左丘明贊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
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晉戴達顏回贊曰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
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寘若影響 晉孫楚顏回贊



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後漢禰衡顏子碑曰寠
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虞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
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
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寔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捐滑
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
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爾禮容備懿體心
彌沖秀不實掇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

魏高貴鄉公顏
子論曰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叙
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慇勤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
才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
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忠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 左傳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　又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家語曰孔子曰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　晏子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若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　又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

弘演可謂忠矣　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爲王誑可間出紀信乘黃屋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說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事具諫篇又曰卑身賤體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王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漢書曰非劉氏不王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吳芮忠其定著令　又曰王莽遣使者即拜龔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輟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豈以一身事二姓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　東觀漢記曰光武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　續漢記曰陰識拜特進極言正議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解　又曰溫序爲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荀宇等所劫欲生降序序大怒以節撾殺人賊趨欲殺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汙土遂伏劍　謝承後漢書曰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

餘人受命之部而張網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魏志曰王脩爲大農郎中令時嚴才反攻掖門脩聞變將官屬出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忠至謹重常晝夜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闊私寢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　周處別傳曰胡賊爲亂以處爲建威將軍以兵五千受夏侯俊節度處遂進軍大戰仰天歎曰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梁元帝忠臣傳記託篇贊曰太真英挺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績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　又忠臣傳陳爭篇贊曰子政鑒鑒誠言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婞直　又忠臣傳執法篇贊曰設官分職咸曰師師彼已之子邦之直司豺狼當路安問狐狸昭明有世孔道無時　梁元帝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寔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清晝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湯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罄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夜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扆之訓宣帝雅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梁王筠荅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實大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稚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梁元帝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觀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又忠臣傳弁言曰體鑒生死之弘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

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塗者難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 孝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禮記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又曰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子游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養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百乘然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說苑曰曾子常有痛於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又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　又曰閔文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後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列女傳曰老

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
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 漢書曰淳于緹縈齊人淳于意五女無
男坐事當刑緹縈最小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監齊中皆稱廉
平今坐事當刑妾乙沒爲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又
曰文帝母薄太后疾文帝侍養數年衣不解帶親供藥盛坐罪不及父母
下哀矜之詔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病死
記曰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
棺上俄而火滅 又曰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
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乞
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慙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
走 又曰黃香父爲郡五官掾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
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 續漢書曰申徒蟠九歲喪父
孝毀過禮服除不進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



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儼恭林宗行見而奇之與
言因請寓宿既而日夕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
菜蔬供客同飯林宗起拜曰鄉賢乎我哉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好學篤
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
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
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蜀志曰先主在樊率其衆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
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
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已失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詣曹公
吳書曰顧悌於鄉黨每得父母書洒掃整衣服設几案訖
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疾耗之問臨書垂泣哽噎父
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
猶以爲不見父喪常晝壁作棺象設神坐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
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 續廣濟孝子傳曰嫣皓父昆被刻

入臺皓年十六髮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臨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師覺授孝子傳曰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云　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蔡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　又曰張景胤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畫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　又曰華寶八歲義熙中父從軍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　又曰何子平事母至孝爲楊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蔡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絮　又曰桑虞喪父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檟藜藿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時夏月多蚊虫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虫去我及父母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荀氏家傳曰荀顗年踰耳順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慟傍人

魏　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伴姜姒躬此勞瘁鞠予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畔從之于征奄遘不造隱憂是嬰咨予靡及退守祧祊　晉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祐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夫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遏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悅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沖弱耽耽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

齊運嗟予小子躋彼土冀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四氣錯序自我
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
遲顏婉孌懷袖極願盡歡奈何茲世歸體幽埏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晉
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荊辭親了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
首兮內顧接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
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
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歎報德之彌少　魏陳思王曹植懷親賦曰濟
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乎原而南驩覩先帝之舊
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迴驥首
而永逝赴脩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
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
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遘形以徵物諒傳翼而栖林併我公之秀武思
無幽而弗昭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拔纊牧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
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



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絕風以逸驚庶
遐蹤十公旦又述先賦曰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於已
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
而作違招長轂於河畔飲異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
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茂德難其既休元勳曄而若舉襲衮服於太
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
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　又思親賦曰悲桑梓之悠曠愧
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效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
清迴飈爾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頹美纖枝之在榦悼落葉之去枚在顧復
之遺恩感明發之所懷岳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擢豐忘天命之晚慕願
鞠子之速融兒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
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晉劉臻妻王氏懷思賦曰
忡殺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隴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

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脩路何恒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況遊子之眷慕孰啟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騖悲離思而鳴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擊輸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牆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榮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斲氷以鱠鮮莫蒸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褊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梁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條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吾亡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羣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唯罔極而纏心寒氷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肆而長切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繩而獨傷靈蚑銜珠以酬志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頌　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必降夫豈后德頌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君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脩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不顯克構其堂是用作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蔭同心墳有擾兎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負靈貺以爲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晉庾峻祖德頌曰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時惟初生天難忱斯駿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消亡念昔底績惟乃舊章烈祖勤止其德允荒漢后不辟公族剥亂難起蕭牆政由豎宦監彼天眚我不干時縱德遺寵顯志遁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營茲垣墉曾孫篤

之永世攸同 贊 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皇王篇贊曰天子之孝曰聖與仁重瞳表德參漏通神皇矣高祖連鑣舜禹天經地義重規沓矩道踰七十聲超三五 又孝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荅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洏 序 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